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聽窗外一笑，嚇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「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兒！」聽了半日，卻又寂然無聲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門，剛要脫衣時，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。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聽見窗紙微響，細看時又無動靜，自己反倒疑心起來，掩了懷，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。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塊，翻來覆去的細看。猛回頭，看見窗上的紙濕了一塊。走過來覷著眼看時，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，把薛蝌嚇了一大跳。聽得吱吱的笑聲，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，屏息而臥。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：「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？」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音，薛蝌只不作聲裝睡。又隔了兩句話時，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：「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！」薛蝌聽了似是寶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語音，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。翻來覆去，直到五更後纔睡著了。剛到天明，早有人來扣門。薛蝌忙問：「是誰？」外面也不答應。薛蝌只得起來，開了門看時，卻是寶蟾，攏著頭髮，掩著懷，穿了件片金邊琵琶襟小緊身，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未無穿裙，正露著石榴紅灑花夾褲，一雙新繡紅鞋。原來寶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趕早來取傢伙。

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只得陪笑問道：「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？」寶蟾把臉紅著，並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個碟子裡，端著就走。薛蝌見他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倒是他們惱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了來纏。」於是把心放下，叫人舀水洗臉，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：一則養養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

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見薛家無人，只有薛蝌辦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跑腿兒的；也有能作狀子，認得一兩個書辦，要給他上下打點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；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；種種不一。薛蝌見了這些人，遠遠的躲避，又不敢面辭，恐怕激出意外之變，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。不提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。寶蟾回來，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，便怕白鬧一場，反被寶蟾瞧不起；要把兩三句話遮飾，改過口來，又擱不開這個人；心裡倒沒了主意，只是怔怔的坐著。

那知寶蟾也想薛蟠難以回家，正要尋個路頭兒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見金桂所為，先已開了端了，他便樂得借風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撥。見薛蝌似非無情，又不甚兜攬，一時也不敢造次。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，大覺掃興，回來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兒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無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裡那裡睡的著，翻來覆去，想出一個法子來：不如明兒一早起來，先去取了傢伙，卻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顯出一番慵粧媚態來。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裝出惱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就岸，不愁不先到手。——是這個主意。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，並無邪僻，自己只得以假為真，端了碟子回來，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。只見金桂問道：「你拿東西去，有人碰見麼？」寶蟾道：「沒有。」金桂道：「二爺也沒問你什麼？」寶蟾道：「也沒有。」

金桂因一夜不曾睡，也不想出個法子來，只得回想到：「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寶蟾如何能瞞？不如分惠於他，他自然沒的說了。況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腳，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。」因帶笑說道：「你看二爺到底是怎麼樣的個人？」寶蟾道：「倒像是個糊塗人。」金桂聽了，笑道：「你怎麼遭場起爺們來了？」寶蟾也笑道：「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！」金桂道：「他怎麼辜負我的心？你倒得說說。」寶蟾道：「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，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？」說著，卻把眼溜著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「你別胡想！我給他送東西，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這些話和我說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。」寶蟾笑道：「奶奶別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還有兩個心麼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聲張起來，不是玩的。」

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，因說道：「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！想來你心裡看上了，卻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」寶蟾道：「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難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爺好，我倒有個主意。奶奶想，『那個耗子不偷油呢？』，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。依我想：奶奶且別性急，時常在他身上，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。他是個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心兒，和他貼個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過幾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僑們屋裡，我幫著奶奶灌醉了他，還怕他跑了嗎？他要不應，僑們索性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。他害怕，自然得順著僑們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，僑們也不至白丟了臉！奶奶想怎麼樣？」金桂聽了這話，兩顴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「小蹄子，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爺在家時，離不開你！」寶蟾把嘴一撇，笑說道：「罷呀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繯，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！」從此，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無心混鬧了，家中也少覺安靜。

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，一臉的正氣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。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？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。薛蝌遇見寶蟾，寶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抬；遇見金桂，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著。薛蝌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兒幾天安靜，待人忽然親熱起來，一家子都為罕事。薛姨媽□分歡喜，想到「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，纔敗壞了這幾年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虧得家裡有錢，賈府出力，方纔有了指望。媳婦忽然安靜起來，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，也未可知。」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，扶了同貴過來，到金桂房裡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機，便說道：「大奶奶，老太太過來了。」說著，已到門口，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後門一躲。薛姨媽一嚇，倒退了出來。金桂道：「太太請裡頭坐，沒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本住在屯裡，不慣見人。因沒有見過太太，今兒纔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」

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，作了個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敘起話來。薛姨媽道：「舅爺上京幾時了？」那夏三道：「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日纔進京，今日來瞧姐姐。」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，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：「舅爺坐著罷。」回頭向金桂道：「舅爺頭上沒下的來，留在僑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。」金桂答應著，薛姨媽自去了。

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「你坐著罷。今日可是過了明路了，省了我們二爺查考。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，只別叫別人看見。」夏三道：「這個交給我完了。你要什麼，只要有錢，我就買的了來。」金桂道：「且別說嘴。等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」說著，二人又嘲謔了一回，然後金桂陪著夏三吃了晚飯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從此，夏三往來不絕。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。從此，生出無限風波。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，上寫：

男在縣裡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裡書辦說，府裡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裡詳上去，道裡反駁下來了。虧得縣裡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，那道裡卻把知縣申飭。現在道裡要親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裡沒托到。母親見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爺去！。還叫兄弟快來！不然，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！火速，火速！

薛姨媽聽了，又哭了一場。寶釵和薛蝌一面勸慰，一面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！」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那裡去照料，命人即忙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，同著當舖中一個夥計，連夜起程。那時手忙腳亂，雖有下人辦理，寶釵怕他們思想不到，親來幫著收拾，直鬧至四更纔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了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勞苦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就發起燒來，湯水都吃不下去。鶯兒忙回了薛姨媽。

薛姨媽急來看時，只見寶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腳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寶琴扶著勸解。秋菱見了也淚如泉涌，只管在旁哭叫。寶釵不能說話，連手也不能搖動，眼乾鼻塞。叫人請醫調治，漸漸蘇醒回來，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。

早驚動榮、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□香返魂丹來，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，賈母、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，卻都不叫寶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。還是他自己想起「冷香丸」，吃了三丸，纔得病好。後來寶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。薛姨媽看了，怕寶釵耽憂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來求王夫人，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後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此事上頭可託，底下難託，必須打點纔好。」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，別叫他遭塌壞了身子。」賈政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忙亂，況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，薛姨媽想著也是。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著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纔過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昨兒過來的，因為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

說著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吃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打學房裡回來，吃了要往學房裡去，先見見老太太。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請安。」因問：「寶姐姐大好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好了。」

原來方纔大家正說著，見寶玉進來，都掩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，「雖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，……」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晚上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。掀簾進去，紫鵲接著。見裡間屋內無人。寶玉道：「姑娘那裡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上屋裡去了。聽見說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們姑娘。」紫鵲道：「沒在那裡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。到底那裡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這就不定了。」寶玉剛要出來，只見黛玉帶著雪雁，冉冉而來。寶玉道：「妹妹回來了。」縮身退步，仍跟黛玉回來。

黛玉進來，走入裡間屋內，便請寶玉裡頭坐，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，然後坐下問道：「你上去，看見姨媽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見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姨媽說起我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不但沒說你，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。我問起寶姐姐的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並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瞧他麼？」黛玉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去瞧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頭幾天不知道；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沒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！」寶玉道：「當真的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我叫去，老爺又不叫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兒，我一天瞧他□□也不難，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頭過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？」寶玉道：「寶姐姐為人是體諒我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寶姐姐，更不體諒，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寶姐姐病。向來在園中做詩，賞花，飲酒，何等熱鬧！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沒事人一般，他怎麼不惱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樣，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卻不知，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。」

寶玉聽了，瞪著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，看了一會。只見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腳一躁，道：「我想這個人，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乾淨！」黛玉道：「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：恐怖，顛倒，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礙。纔剛我說的，都是玩話。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？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寧，那裡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裡去了。」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靈，比我竟強遠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話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雖丈六金身，還藉你一莖所化。」

黛玉乘此機會，說道：「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」寶玉盤著腿，合著手，閉著眼，撇著嘴道：「講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姐姐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」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「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」黛玉道：「瓢之漂水，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」黛玉道：「水止珠沉，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鷓鴣。」黛玉道：「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有如三寶。」

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，便飛向東南上去。寶玉道：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黛玉道：「『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音中。』」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請二爺回去。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，說：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？襲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。快去罷。」嚇的寶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忙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